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

話說杭州知府陳魯，受了劉錫彤二萬銀子賄賂，把起初以為楊乃武是冤枉的心思，丟得一個乾淨。將幕府師爺氣走，也不以為意，只圖銀子到手，一味幫著錫彤，欲把乃武一案，釘成鐵案。當下聽得一應人犯俱已解到，立即起鼓升堂。差人阮德即上堂報到，領了批文，自回餘杭覆命。陳魯吩咐把葛文卿帶上堂來，問了一遍。文卿便將在餘杭縣所備的事實，小大如何毒死，有血衣為証，細細供明。陳魯把血棉襖看了一看，又帶了喻氏、敬天、王心培等一一問過，供的言語，仍同餘杭縣一般無二。陳魯便將小白菜提上堂去，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葛畢氏，你受了楊乃武囑托毒死本夫，究竟是怎樣下手，細細供來。倘有一字不對，莫怪本府的刑法利害。」小白菜已受了林氏所托，咬定乃武，依舊把乃武交付毒藥，如何下在桂圓湯同藥內，說了一遍。陳魯即命小白菜再畫了供狀，方把楊乃武帶上大堂，跪在當堂。乃武心中當以為知府生了疑心，因此要重審，卻聽得陳魯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是個科舉文人，怎地幹出這般沒天理的事來，快把毒死葛小大因奸謀命的實事，一一招來。」乃武正認作知府生疑，所以再問，忙叫了聲：「青天大人，冤枉，小人是屈打成招的呀！」陳魯聽得，忙驚堂木連拍幾拍道：「好一個刁賴利口，竟又翻供。來呀，給我重重的打四十大板。」把朱簽擲下地來，兩旁差人，一聲嗆喝，走過三人，把乃武倒翻，一個揪住雙足，一個捺住了頭，一個舉起大板，將乃武打了四十。打得乃武股上鮮血亂噴，痛得不住呻吟。這一來，把乃武墜入五里霧裡，暗暗奇怪。知府這一回的重審，自然因了口供中了疑點，便該細問究竟，如何上得堂來，只叫了聲冤枉，不問情由，打了四十大板，這是什麼緣由？只聽得知府又喝問道：「楊乃武，快些把因奸謀命的詳情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乃武知道倘是在知府堂上，依舊認在身上，那時死罪便得十定七八，若能翻過供來，方有希望活命，即咬定牙關，呻吟道：「青天大人，實是冤枉。小人在去年九月中，正在省內，赴試之後等著放榜，如何能得付給葛畢氏毒藥呢？」陳魯聽了，覺得這話卻是實情，只是自己已受了劉錫彤二萬賄賂，乃武就是冤枉，也得不冤枉的了。即冷笑道：「那一個犯人到了堂上不叫冤枉的呢？怎地葛畢氏不供別人，定得供出是你呢？錢寶生也供出你向他購的砒藥呢？」便向錢寶生道：「錢寶生，你那砒末那一天賣給楊乃武的？」寶生早已得了子和通知，說是知府已經運動妥貼，今天又見到了堂上，不問情由把乃武打了四十，知是子和的話一些不差，便叩頭道：「老爺是青天，小的不知道楊乃武購藥去毒死人命，只信他的話是真，是毒死老鼠的，因此賣給他的，是在九月中旬，請青天大人筆下超生！」陳魯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可聽得，還刁賴到那裡？再不招認，本府要動大刑哩。」說著，吩咐差人將夾棍擲在堂下。乃武卻仍只叫冤枉，陳魯早喝一聲，將乃武上了夾棍，只一夾，乃武又昏了過去。知府見了，命人鬆了夾棍，用水噴醒。陳魯知道不能再審，忙命人把一眾人犯收監，自己退堂。回到裡面，暗暗思量，怎地能迫出乃武同餘杭縣一般的口供。乃武回在監內，心中想到堂上的時候，知府也認定是自己毒死小大，瞧起來自己萬一的希望，又歸泡影，心中十分煩悶。恰巧王廷南前來探望，即悄悄吩咐，倘是知府衙中，仍如餘杭縣一般，快速回去命詹氏準備伸冤，廷南領命，自出監去，每天打探消息，準備去報知詹氏、葉氏。這時劉錫彤同了林氏、子和，因放心不下，也到省內，聽得一堂沒有終結，怕小白菜變了心思，忙使林氏再到監內哄騙小白菜，小白菜究屬是個鄉鎮女子，那裡知道什麼厲害，到了這時，只要活命，聽得林氏說是只須攀供乃武，非惟可以活命，而且能得做知縣媳婦，如何不愿，早把良心二字，付之度外，只依著林氏的言語。劉錫彤心中知道陳魯受了乃武二萬兩銀子，決不會昭雪乃武的了，不放心只有小白菜，怕她翻供，聽得林氏已同小白菜說妥，便先回餘杭，命林氏、子和在省內聽信。過了兩天，陳魯又坐堂審理，一眾人犯，都已提到，仍先把小白菜問了一問，小白菜卻一口咬定乃武。陳魯把小白菜帶下了大堂，方將乃武提到堂上，喝著命乃武行供。乃武心中當存著一線希望，或者知府前一堂見自己叫著冤枉，這一堂便細細審問，便仍叫著冤枉道：「大人，叫小人招出些什麼來呢？九月中，小人在杭州，可以問小人的幾個朋友，是否說慌？」陳魯陡的面色一沉道：「好一個刁賴奸人，你打算通同了別人，便能卸掉你的大罪不成？」說著，大喝一聲：「來喇，把這刁滑小人上了腦箍。」即有兩個差人，上來把乃武上了腦箍。陳魯喝一聲收，頓時兩邊收緊起來，乃武覺得頭腦之上，渾如要爆裂一般，眼中金星亂迸，咽喉中隱隱有些血腥氣起來，好似要噴血一般，暗想不好，瞧這式樣，知府定同劉錫彤一般糊塗，或竟如到了劉錫彤好處，自己不招不成，如這般下去，竟得在送了性命，豈不是冤沉海底，不如招認之後，還可以到別處伸冤，當有一線希望昭雪，忙口稱愿招。陳魯大喜，即命鬆了刑具，喝道：「快些從實招來。」乃武知道不招不能，便仍依著在餘杭縣堂上所招的說了一遍，自有人錄下口供，命乃武畫供。乃武仍畫了屈打成招的四個蝌蚪文字。陳魯雖是認得，可不能說破，只因不能說定乃武是寫著這四字，當下仍命禁卒把乃武釘鎖收監，小白菜仍收了女監，葛文卿、喻氏、三姑等人，命他們各自回去。一切安排就緒，方才退堂。回到簽押房中，同另一個刑名幕府師爺，擬定了詳文，又把小白菜定了凌遲大罪，乃武卻是斬立決的死罪，寶生杖八十，一切都是依著餘杭縣所擬的原定罪名。這般一來，乃武同小白菜已定下了兩個死罪，只待桌台詳到刑部，批復下來，即行施刑。林氏、子和聽得之後，都放下了心。只是子和覺得似小白菜般的美人，要受凌遲之罪，十分可惜，可是也無可奈何，自己的性命也化了這許多的錢，方是保住，怎能再管小白菜如何，當下回轉餘杭，告知了劉錫彤。錫彤心中，很是歡喜，忙請了何春芳進來商議。春芳道：「東翁，如今事情，雖說安定。可是只怕楊乃武還得翻供，非得待行刑之後，方得全部就緒，東翁卻得命人在外面打探喇。」錫彤點頭稱是。當下即暗暗差了幾個心腹，在省內倉前打探，楊乃武可有別的舉動。

卻說乃武自在知府堂上屈打成招之後。知道死罪難逃，心中暗定主意，俟王廷南到來探視忙悄悄的吩咐廷南，到倉前去報知詹氏、葉氏二人，命詹氏進省呼冤告狀。廷南領命，忙忙的趕回倉前，向詹氏、葉氏報告乃武的言語；詹氏聽得，先哭一個死去活來，立即收拾了應用的東西，欲進省訴冤。葉氏卻雖也淚下如雨，心中比了詹氏有些主見，即向詹氏道：「妹妹，且別心慌，二弟雖是招認，離行刑之時尚遠，須得部中批下，方算得罪定冤沉無底。如今卻尚有一線希望，你且安定一回，我們得細細商議一個辦法才好。」詹氏道：「大妹，我這時方寸已亂，如何想得辦法呢？」葉氏沉吟了一回道：「妹妹，我想如今辦法，自然是須先上省伸冤，最是要緊。不過我們上那一個衙門去伸冤呢，也須先預定下了，而且也得做下狀子。」詹氏聽得，這話一些不差，只點頭不語。葉氏想了一回道：「我倒想起來了，我以前在京中時，曾經在夏中堂家中做過保母，如今二弟既遭了這般冤枉，何不去求夏中堂作主呢？」詹氏道：「正是，這倒使得，我們這樣好咧，我進省到提刑按察使衙門去叫冤。大姊上京師去見夏中堂，求他相救。雙方并進如何？」葉氏點頭稱善，當下即命王廷南設法請人做狀子，葉氏也準備進京，面求夏同喜中堂，誰知事不湊巧，葉氏忽地害下了傷寒重症，臥床不起，詹氏也有些身體不適。計算日期，尚不要緊，只得等待幾天。

光陰迅速，又過了一月光景，這時已是同治十二年的六月中旬。葉氏、詹氏都漸漸安痊，狀子也做得就緒，詹氏知道事情急迫，不能再待，即帶了狀子，準備進省，向桌台撫台衙門訴冤。臨行之時，同葉氏約定，詹氏上省，葉氏進京，乃武的兒子托人照管。葉氏卻帶著兒子，一同進京，路上可以有些照顧。葉氏又想了乃武有個族叔，名喚楊增生，正在京中。自己進京，可以往往在增生家中。增生又做過衙門事務，對於衙門中一切事務，都能熟悉。萬一要告部狀，可以照應不少。姑嫂二人，商議已定，詹氏立即同了一個表兄姚士法上省訴冤。這姚士法約有四十光景年紀，為人最是有心膽，聽得乃武的事情，義憤填膺，這一次詹氏上省控告，自願一同前去。不一天，到了省內，詹氏即命姚士法出去打探，這提刑按察司放告日期，姚士法出去打探了一回，回來向詹氏說了，明天正是放告之期。詹氏聽得，忙忙準備明天同了姚士法前去告狀，把狀子等預備就緒，只待明天伸冤。一夜間也不曾好生睡得。

到了明天一早，詹氏、姚士法二人起身之後，忙忙到按察司衙門之前，見時光尚早，即在門前等候。停了一回，按察司蒯賀蓀起鼓升堂。這位提刑按察司蒯賀蓀，審理案件，十分精明強幹，官箴也好，這天升堂理事，高坐大堂，只聽得外面高叫一聲冤枉，忙命人出去觀看。不一刻，帶進一男一女，正是詹氏同姚士法二人。蒯賀蓀一見，忙喝問了二人姓名，詹氏、姚士法二人都報了姓

名。蒯賀蓀聽了，即喝問道：「有什麼冤枉，當堂訴來。」詹氏見問，忍不住雙淚交流，稟道：「小婦人的丈夫名喚楊乃武，乃是本科一百零四名舉人。中舉之後，尚未回到家中，在餘杭縣拜客，被鎮上葛品連的媳婦葛畢氏，因了毒斃親夫一案，攀供同謀，餘杭縣不問根由底細，立即把乃武拿問在監。乃武受刑不起，屈打成招。今年杭州知府，把全案吊上省來，審問又未細問原由，不能昭雪冤枉，依舊屈打招認，定下了死罪。小婦人情極無奈，只得到來呼訴伸冤。求青天大老爺明鑒萬里，伸超小婦人丈夫楊乃武的潑天冤枉，小婦人便死，也感激大老爺的恩典。」蒯賀蓀聽得，暗暗一想，楊乃武一案，已由杭州知府陳魯審結，是因奸謀命，乃武也招認了口供，定下了斬立決的死罪，如何他妻子又來告狀呢？不要他妻子有意告著刁狀，希圖卸掉丈夫的死罪，便喝道：「好一個刁滑婦人，你丈夫既是冤枉，因何不當堂聲訴，卻自己招認呢？」詹氏即叩首道：「大人是青天，小婦人丈夫實是的冤枉，乃是屈打成招。」蒯賀蓀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你丈夫的冤枉的呢？」詹氏供道：「大老爺明察萬里，小婦人的丈夫，去年進省應試，考中了第一百零四名舉人，省內放榜，是九月十五的一天。小婦人丈夫正在省內看榜，中了之後，便在省內拜客，直到十月初，方回到餘杭，從未回家一次，如何能在九月中交給葛畢氏砒末呢？而且小婦人丈夫自從葛畢氏同葛小大成親之後，從沒有往來過一次，何以要害小大的性命？這都是小婦人丈夫被誣的明証，請大老爺詳察，替小婦人丈夫昭雪覆盆。大老爺功德無量，公侯萬代。」

蒯賀蓀聽了，覺得這話也有些理由，便問道：「楊詹氏，可有狀子嗎？」詹氏忙把狀子呈了上去，蒯賀蓀一看，見狀子上寫得很是明白，乃武同小白菜以前有過關係，後來經自己勸導之後，即同小白菜斷絕關係，而且勸小白菜歸正，直到葛小大在沈家吃飯，得病嘔吐，回到家中，服藥身亡，這時乃武正中舉人，在餘杭拜客。餘杭縣因葛文卿告狀，提到了小白菜，小白菜攀供乃武，餘杭縣不問情由，將種種非刑使乃武屈打成招。錢寶生招出乃武買砒，在九月中，這時乃武尚在杭州，如何能得買砒，分明冤枉，一一寫得很是明白。蒯賀蓀瞧畢，覺得依了詹氏的訴狀上，內中疑竇甚多，或者是冤枉，也未可知，且待自己吊到案卷，細看口供，再把人犯吊來，審問一回，細細察看，內中可有冤枉就是。即向詹氏道：「你且回去，本院去吊了案卷人犯，再行審理就是。」便收了狀子，又命差人將抱告姚士法收在監內。原來清朝告狀，都有一個抱告，乃是負責的人。詹氏抱告，便是姚士法。當下詹氏叩頭起身，自出衙去聽信。蒯賀蓀退堂之後，即下文書，將乃武一案的案卷，吊到衙門察閱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